

主编 陈宏雄

潮涌城北

——近代宁波外滩研究



宁波出版社

潮涌城北

——近代宁波外滩研究

主 编 陈宏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 / 陈宏雄主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743-289-0

I. 潮… II. 陈… III. 宁波市—地方史—史料—研究—
近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496 号

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

主 编 陈宏雄
责任编辑 何小平 沈建国
封面设计 梁志岗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社 址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289-0
定 价 26.00 元

编委会

顾 问 毛溪浩 蒋旭灿 江 鲁

主 编 陈宏雄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静 孔 宇 胡岳金

程欲晓 谢碧波 蔡伟杰

作 者 孙善根 谢振声

序

宁波的老外滩需要一种知名度。近年来中国城市掀起了一股“外滩秀”热潮,其中的不少外滩名不副实,是一些城市将滨江路改造包装起来的,而宁波老外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名声却因此被淹没其中。

近代中国,在一些口岸城市的开埠区形成了独有的历史地段,叫做外滩。宁波老外滩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条约开埠区,比上海外滩早 20 年,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宁波外滩不设租界,而是发展成外人居留地,在丧权辱国的条约开埠中是丧失主权最少的特有模式,所开辟的“华洋公共通商场”成为中国洋务运动以来自开商埠城市外滩的范本,这便是宁波外滩的历史地位。沿着江边所保存下来的英国领事馆旧址(1862 年)、巡捕房旧址(1864 年)、浙海关旧址(1865 年)、天主教堂(1872 年)、江北耶稣圣教堂(1898 年)、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旧址(始建于 1903 年,原系谢衢窗的私宅)、宁波邮政局(1927 年)、通商银行旧址(1930 年)以及严氏山庄、朱宅、“宏昌源号”商铺等建筑,均明显早于目前建于上海外滩的历史建筑群。这便是宁波外滩的可读性。在国内城市外滩中,条约开埠也罢,自开商埠也罢,都有宁波商帮的实业,从而形成“无宁不成市”之共识。而宁波外滩,恰是宁波商帮的起航地。这便是宁波外滩之精神。所以,由孙善根、谢振声两位学者担纲完成的《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课题成果,首先在于挖掘和传播

宁波外滩的历史文化,让海内外进一步认知和了解宁波老外滩。

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级、最复杂又最深刻的物质与精神产物。每一座城市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发展城市文化这个重大问题。而城市各个区块的管理者也同样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发展区块经济社会、更新生活网络、提升业态品质的问题,并由此展开竞争。每个区块都从着眼于树立城市品牌和形象、改善城市环境以及促进城市发展活力的必要性出发,努力形成社会约定的空间形式。对宁波市民和外来者来说,如城隍庙、天一广场、万达广场等,它们具有临近性、生长性、选择性、归属感和文化意义的特征。江北的建设由此选择了打造“宁波老外滩”。

然而以商业和旅游为动力、投资6亿元的宁波老外滩历史地段更新策略自实施以来,虽然形成了包括城建展馆、国际酒店、世界美食、城市公寓、行业会馆、生活天地等集食宿、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新商业区,产生了时尚地标的流行概念,却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没有成为外来者聚集和市民消闲的地方。在文气没有凝聚商气的同时,原有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情感随着时光正在流失。以原轮船客运码头旧建筑改造而成的宁波美术馆门可罗雀,变为精神产品和文化符号,这一很多宁波人心底里的精神寄托、亲情记忆和事业连接之地,正逐渐被遗忘。江北人开始反思与琢磨,规划由此引起摇摆与争论。由孙善根、谢振声两位学者担纲完成的《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这一课题成果无疑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价值。

众所周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代江北



岸,经济社会发展,不过 160 余年,功能用地从文明冲突到和谐共存,形成持续发展的业态叠加。建筑因时而变,中西交融;人居因时而迁,贫富和睦。无论传统建筑也罢,石库门也罢,每栋楼都具有鲜明的个性,都是解读时代背景的不同文本。无论公益事业发展,还是工商业发展,江北的地理与人文脉络清晰,独具品质。历史的江北岸,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而每一个建成的空间都在无声地书写着宁波近代史,场景转换与空间变化均折射出当时经济文化的关系。阅读完《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可以让人深切地感觉到,无论是留影于历史风情中的宁波老外滩,还是如今转身为时尚的宁波老外滩,它都具有时代变革的深刻意义。

如今,在宁波老三区中心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用地结构调整等系列功能置换过程中,符合传统价值体系的用地规划早已被打破。在三江六岸发展水岸经济的时代,区块之间形成了投资、商务、贸易、游客、就业和智力资本(主要为学者、艺术家和企业家)等的竞夺和吸引。建设本身在横度空间内要与周围环境产生关联,在纵度空间上更要与人文历史息息相关,努力找寻那些能够提供城市特殊体验设计、兼顾社会公平,能够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一部分、又让外来旅游者着迷留恋的城市品牌。承载着宁波近代一半春秋的老外滩,需要一种蜕变和放眼世界的态度,居高点就在于文化。

老外滩毕竟是城市的精华部分,也代表着一种开放,历史上的开放曾是被迫的,现今的开放却是自主的。历史上曾经国际化过,成为商贸教化之地;如今面向国际,依然有展现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当前,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节点和载体,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老外滩理应代表宁波形象在更大的

范围内、更高的视野上积极推进城市国际化,成为中外商贸、文化交往的情感驿站。

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效应的快速产生,作为中马街道的管理者及其执行者,都怀着一个梦,外滩遗梦。这个梦依托于宁波市三江口核心滨水区块都市商贸金融圈的一部分将由大庆南路综合组团和桃渡路商务组团来实现,把旅游者和宁波市民带到外滩江岸边来。重话历史,续写时尚,推动节庆,激活商务,增殖业态,链接旅游,实现浪漫情调、时尚态度、品质生活以及国际化理念的集成,使市民和外来者在对多样性文化环境和精致生活的选择中,对江北、对老外滩情有独钟,爱之弥深。

历史是具有魅力的,在当前也应该成为一种发展的优势。《潮涌城北——近代宁波外滩研究》的结题出版,对于诠释外滩文化,表达江北人实现厚重历史与发展愿望的完美结合是有帮助的,也标志着宁波老外滩的系统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为序。

陈宏雄

2008年5月26日

前 言

江北岸一带古时称鄞北,清人袁均在《鄞北竹枝词》中称“江潮趋艮乱流东,江北相传地势雄”^①。江北岸原属鄞县城郊,因地处甬江、姚江北岸而得名。清时属甬东隅八至十图,有李家、张仙桥、倪家堰、砖桥、孙家、鄞定桥等地名。1927年,宁波设市,江北岸划为宁波市第五区。1931年1月,宁波撤市,复入鄞县,为鄞县第五区,面积约4.02平方公里。1931年,改设江北镇。至于江北“外滩”一词,民初甬上报刊已有如此称呼,时指江北岸外马路一带,即南至新江桥、北至浙海关。^②而广义上的外滩则是指以外马路为核心的外国人居留地。

1844年宁波开埠,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有别于租界的外人居留地。其特点就是外人居留地的主权形式上属于中国,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作为开埠标志的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到19世纪末,已逐渐发展为五洋杂处的洋场,更成为近代宁波对外交通与贸易吞吐的必经中枢。史称江北岸“道、咸以还,轮船麇集,市肆栉比,洋场风气,濡染较先。兼之汽车、铁道,轨辙交错,人杂语庞,匪复昔比”^③。不可否认,宁波开埠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产物,江北岸成为外人享有特权的通商居留地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宁波开埠后,西方殖民者还利用外人居留地进行鸦片走私、掠夺人口等罪恶勾当。这里还一度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浙江全省的基地与桥头堡,从而成为宁波近代历史屈辱的一页。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复杂多元的。江北外滩作为外人居留地也在近代宁波历史发展与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近代

市政体系首先引入江北岸,以外滩为中心的近代宁波轮船业的兴起则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宁波人口与商品的流动。同时由于外滩的存在,近代宁波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一个中心之一。传教士在宁波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与文化教育活动,影响波及全省乃至全国。以洋货与传教士为载体的西方文化比较广泛地进入近代宁波城乡,对宁波人接纳与认同西方文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推动宁波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深刻地改变了近代宁波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宁波人在近代中国的许多领域都颇有作为,与此不能说没有关联。

真实是历史的第一要义,尽可能真实具体地告诉人们江北外滩的历史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时间的流逝与文献的散佚,使这段历史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为此,本书在可能的条件下注重史料的挖掘,力图以尽可能多的原始史料与细节,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近代宁波外滩的真实面相,以加深对当时历史场景的理解。

历史值得回味。江北外滩的历史对于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当代宁波人来说,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近代宁波人在遭受屈辱的情况下,不甘沉沦。他们敢于并善于学习西方文化,努力吸收外来文明成果,从而在屈辱中奋起,在落后中前进,由此成就自己的宏大事业。

注:

①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②鄞县政府建设科:《鄞县建设》,宁波印刷公司,1934年11月,附载,第27页。

③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目 录

序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历史沿革篇

一、江北外滩的形成与发展 / 1

二、20世纪初宁波人民收回外国人居留地主权的斗争 / 19

三、江北外滩与宁波的近代化 / 25

第二章 经济社会篇

一、近代宁波的对外贸易及其社会影响 / 33

二、江北岸与近代宁波人口流动 / 52

第三章 公共事业篇

一、近代宁波公共卫生事业之滥觞 / 75

二、近代宁波市政建设的起步 / 80

第四章 慈善公益篇

一、宁波青年会与近代宁波社会 / 88

二、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慈善事业 / 106

第五章 文化教育篇

一、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办学活动 / 115

二、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新闻出版活动 / 124

第六章 人物篇

第七章 文献篇

一、江北岸商埠各种约章 / 161

二、1930年代鄞县政府对于江北岸外滩白水权与天主堂交涉之概略 / 174

三、赫德宁波日记一组 / 180

四、往事回忆 / 187

附 录

一、大事记 / 193

二、近代来甬外国人简况一览表 / 298

三、近代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出版的中文书刊目录 / 210

四、1861-1911 年浙海关税务司名录 / 216

五、1930 年代江北岸新旧路名对照表 / 217

六、外滩街巷及店铺分布 / 223

七、参考文献索引 / 234

后 记 / 235

第一章 历史沿革篇

一、江北外滩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宁波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近代宁波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同时不可否认,江北外滩的存在对近代宁波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影响范围甚至扩及浙江乃至全国。

(一)早期西方殖民者对宁波的窥伺

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古老商埠宁波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526年(明嘉靖五年),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到宁波镇海口外的双屿港进行贸易走私活动,并行劫掠之事,“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①。葡萄牙殖民者还积极经营双屿港。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他们在岛上修筑了两所教堂、两所医院,建馆舍上千座,盛时岛上住有葡人1200余人。期间双屿港商船云集,交易兴盛,商贩达万人,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1547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军队剿灭双屿港上的葡萄牙人,把殖民者赶出了双屿港。^②

17-19世纪初,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迫切需要向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当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重要目标,而地处中国沿海中部又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宁波更成为他们垂涎的对象。^③在这一过程中,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表现得最为积极。不少英国人不远万里,频频出没宁波海域,力图早日打开中国这一庞大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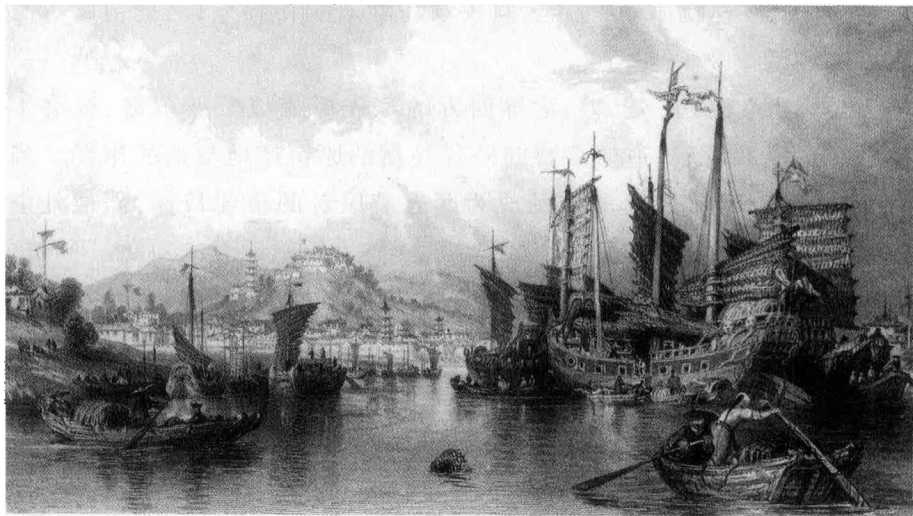
早在康熙年间,英国商船就已经出入宁波,乾隆时又“复来数船”。清政府以“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于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3个通商口岸,仅留广州一口。对此英国方面十分不满,他们采取外交交涉和武装探察相结合的手段,企图使清政府改变政策。1759年,英国东

印度公司派商人洪仁辉乘“成功”号至定海,企图驶入宁波,被宁波地方官驱逐。随后洪仁辉北上天津投递文件,“仍乞通市宁波”,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洪仁辉被从陆上“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释逐回国”。^④

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斯特卡来华,要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在给他的指令中说:“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度-30度之间。”^⑤这一范围显然包括了宁波的大部分地区。此事后因卡斯特卡在途中病死而不了了之。

1792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再次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并于次年八月至北京并在热河宫觐见乾隆皇帝,向清廷提出通商要求。其中第1条便是“增开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第3条是“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拨给英国,以便英国人居住和存放货物”。^⑥结果仍遭到乾隆的严词拒绝。

1831年6月初,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又作郭士立)从暹罗出发,途经福建、浙江、山东、天津等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次年2月26日,载有70余人的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鸦片船来华,6月中旬到达浙



19世纪30年代英国画家笔下的甬江入海口

江洋面,郭实腊同船抵达。该船在宁波停留数日,对镇海炮台和甬江航道水文资料进行详细探察和收集。对此,民国《鄞县通志》称:“宣宗道光十一年,英船驶至镇海洋,其酋长坐小船,直入郡城,周视形势。”^⑦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给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建议中提出:“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应包括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并能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北纬29度-32度之间的地区。”这就是包括宁波、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鸦片商查顿则更具体地建议增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这些建议后来都被写进了《南京条约》中。

在此期间,英国鸦片走私船经常出入宁波洋面,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宁波一地走私鸦片数量达23000箱,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⑧

(二) 外人居留地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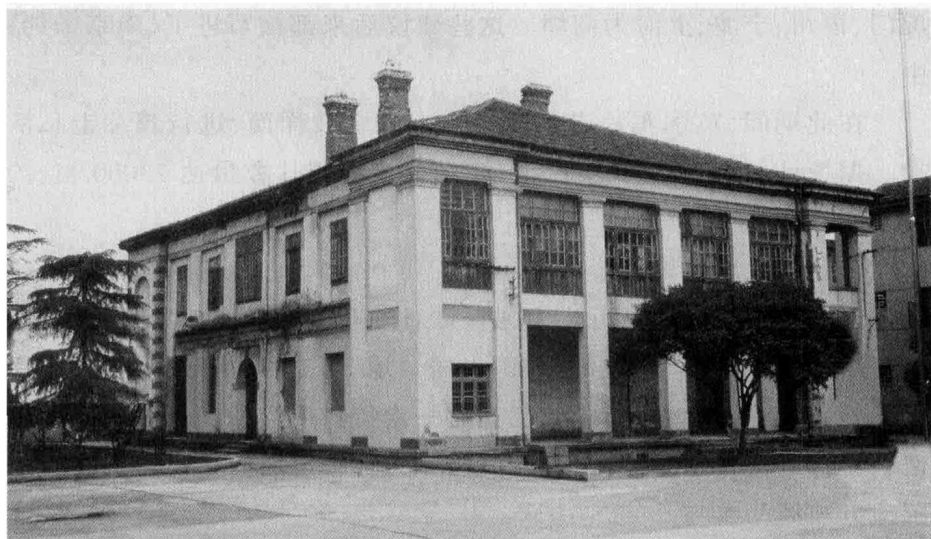
宁波与上海等地是近代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其后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宁波的“外国人居留地”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不同。外国人居留地是指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发展成租界的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口岸。宁波开市贸易原计划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一日,宁波地方官也准备在这一日迎候开市。但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宁波领事的罗伯聃迟至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始达定海,二十八日(1843年12月19日)始抵宁波,随带领事署官员翻译及侍役约十四五人。中国方面早已派定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已革职的宁绍台道鹿泽长,与罗伯聃会商开埠事宜。由于罗伯聃要求在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西历1844年新年元旦开市,宁波即定此日正式开关,对英商贸易。当时宁波地方官府指定当地“久安”、“源和”、“久和”三所钱庄,代收洋商



进出口税,并分任叶金铉负责“久安”,钟光建负责“源和”,郑瑞檀负责“久和”。^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844年2月18日),罗伯聘租得和义门外江北岸卢姓房屋一所为领事署,合计五十间,年租金七百元,分四季交付,同时签订十年契约,期内不得加价及转租。

在宁波最先设立领事馆的是英国,首任领事罗伯聘,并被授权管辖浙江全省有关英帝国对华的交涉事务。^⑩英国的宁波领事初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自1861年英国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后,又受英公使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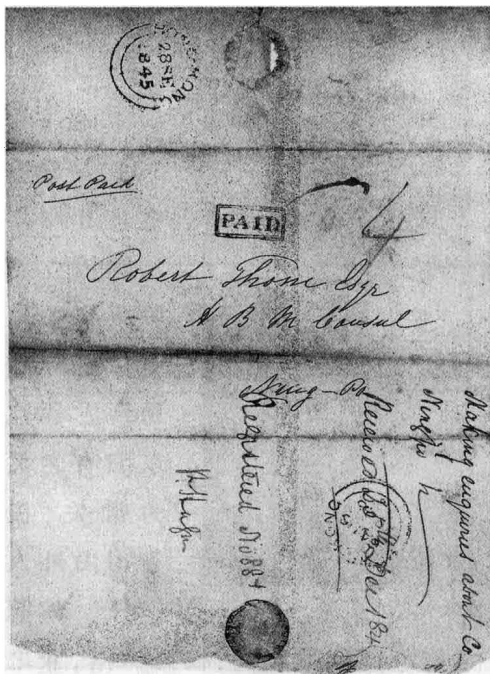


英领事馆旧貌

辖。宁波的英领事署内设领事1人,翻译官1人,文案1人,领事办公室正副听差2人及勤杂、门警、轿夫、保姆10多人。自宁波设立英国领事署后,英国又先后在杭州、温州两地设立领事署。1920年以后,由于英侨在浙人数减少,杭、温二署先后停止办公,全省有关英国侨民外交事务,又归宁波署处理。此署领事也由副领事升格为正领事。驻宁波的英领事还曾兼理法、德、奥、匈等国驻宁波领事。193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署撤销,侨务由上海英国总领事遥领。

继英国之后,美、法、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美国领事署在杨家巷英领事署东,1881年移至中马路原逊昌洋行

房屋。法国副领事初在和义渡西侧,后移中马路,1870年撤销,侨务委英国领事兼管。1864年,德国在甬设代理领事,初期自派领事,后由英、美领事兼。1864年,西班牙在甬设立领事,由法领事兼。1868年,丹麦、奥、匈亦至宁波通商,未派驻领事而委英国领事兼理。1873年5



港人致罗伯聃的信

月,荷兰、瑞典、挪威三国曾在宁波设领事,委托德领事兼。1871年,日本在宁波设领事,由上海日本总领事兼理。1911年6月,俄国在宁波设领事,委法领事兼理。这些领事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外交官,又是商人或传教士。

英国首任领事罗伯聃是个中国通,对宁波的情况尤其熟悉。开埠通商之始,经中国官方同意,他向英商发布通商条章,指定在宁波北门外之江北岸当地人称之为“李家道头”的地方,作为上下货物之

所。英国人之所以对江北岸发生兴趣,主要基于江北岸位于甬江口,对外贸易极为便利。另外,甬江沿岸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

长期以来,西方商人“对宁波寄以很大的希望”^①。但事实上,开埠以后宁波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当时洋商群趋上海,少来宁波,其口岸优势已为近在咫尺的上海所夺。当时的外商发现:“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不会繁荣起来。上海把一切都吸引到它那儿去了,把过去的进口货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准备到宁波的茶商吸引去。本年(1845年)9月,商人麦肯齐(Mackenzie)先生舍此到上海参加他兄弟的事业去了。”^②考虑